



本报记者王念、何伟、黄浩铭

给搬迁群众一个温暖的家

广西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有效举措。搬出大山后，怎样实现稳得住、能致富？作为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广西交出的答卷是：以一系列“硬核”措施着力解决搬迁群众产业发展、就业安置、公共服务和社区治理等问题，让他们实现安居乐业。如今，广西已提前一年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71万贫困人口在贫瘠的大山之外有了温暖的家。

告别“山沟沟” 开启新生活

在广西龙州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城南幸福家园社区，记者见到38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黄纯恺，他如今已是社区居委会副主任，每天都在为搬迁户奔忙。

2017年，黄纯恺告别了金乡新村的破旧老屋，一家4口人搬到县城附近的小区，住进100平方米新房，人均只交2500元。老人就医方便，女儿在附近的朝阳小学读书，妻子在粤桂扶贫车间工作。2018年5月，甩掉“贫困帽”的黄纯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去年12月被发展为预备党员，他说：“作为党员，要带头为搬迁过来的群众好好做事。”

集“老、少、边、山、库”于一体的广西，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近一半贫困人口居住在大石山区、石漠化地区。千山万弄间的村屯边远封闭，土地贫瘠，石头窝里种苞谷，辛苦一年到头连口粮都不够，群众要摆脱千百年来来的贫困状况，只有搬出大山。从2016年起，《广西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规划》启动并稳步推进，数十万人迈出了告别穷山恶水的坚实步子。

广西以“搬迁群众满意”为标准，以包建设进度、包资金监管、包后续产业发展等“八包”为抓手，共落实78名市级领导分片包县、476名县级领导包安置点，组成469个工作班子，整合多部门资源和管理力量，形成“问题联治、工作联动、平安联创”工作格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实现“换挡提速”，全面推进。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让贫困群众走出眼天的大山，更走出了心中的大山。搬出大山天地宽，贫困群众逐步融入新的环境，教育、医疗和文化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真正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毛南家园”城北安置区，搬迁贫困户莫忠依一家很快适应了城里的生活，小区附近就有菜市场，傍晚还可以去楼下的广场和大家一起锻炼身体。莫忠依说，县城的新房子宽敞明亮，厨房厕所整洁卫生。“和乡下漏风漏雨的泥瓦房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自治区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二级巡视员谭峰介绍，截至今年4月，广西累计投入易地扶贫搬迁资金超过410亿元，506个集中安置点共建成安置搬迁群众住房15.7万套，78个分散安置点建成安置住房9000套左右，“五个一批”的“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目标已经提前完成。

稳就业促产业 脱贫有了“硬支撑”

在基本解决“搬得出”问题的同时，还必须让群众“稳得住”，后续扶持关键靠就业。广西千方百计拓宽搬迁群众就业门路，通过强化扶贫车间就近就业、入企务工、引导发展产业等措施，帮助搬迁贫困户有事做、有钱赚、有盼头。记者在罗城侬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点“侬佬家园”社区的一个扶贫车间看到，车间负责人罗家取正在对新招聘工人进行上岗培训。这个车间主要制作皮包、皮带、背包等产品，工人大部分是搬迁贫困户。

罗家取过去也是贫困户，靠外出务工脱贫后回乡创业，2019年开办了扶贫车间。罗家取说，当地政府提供免租3年的优惠政策，这里的劳动力成本和运营费用比较低，很适合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按照岗位不同，工人月收入1600元到4000元不等。

能够在家门口找到稳定工作，来自罗城县四把镇里乐村的搬迁户陈春英心里踏实了。她已经在车间工作一年，负责产品质检。每天送小孩去学校后就来上班，下午下班后再去接小孩。“工作相对固定，时间灵活，对于要照顾老人和小孩的我来说，这个岗位非常合适。”陈春英说。

罗城县委书记章章说，为解决2800多户搬迁贫困户的后顾之忧，当地创新推进“一千亩红心猕猴桃、一千亩百香果、一千亩野生毛葡萄”的“三千工程”建设，让每户搬迁贫困户均有一份产业分红收入，并参与务工增收。

深圳对口帮扶建设的百色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深圳小镇”，两年多来已陆续安置1.6万多名从多个县区搬迁来的贫困人口，涉及壮、汉、苗等11个民族。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医院等一应俱全，还配套建设了产业园、扶贫车间等。

来自德保县的搬迁贫困户潘荣坡一家5口住进了三室一厅新房，他和妻子在附近产业园找到工作，两人月工资加起来5000多元。“深圳小镇”党组织第一书记林庚宝说，政府积极实施培训就业保障工程，截至去年12月底，累计为搬迁群众提供就业岗位1.4万多个，基本实现“一户一人就业”目标。

2017年6月，南丹县启动总投资13.7亿元的“千家瑶寨·万户瑶乡”项目，3个集中安置点当年全部实现“交钥匙”。当地利用白裤瑶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和毗邻贵州荔波小七孔国家5A级景区的地缘优势，打造世界白裤瑶文化旅游长廊，吸引搬迁户入股分红、发展餐饮民宿等。

为加强脱贫产业支撑，南丹县在八圩社区安置点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扶贫产业园，目前已吸引5家电子、制衣等企业落户；在八圩瑶寨安置点实施“微田园工程”、创建扶贫产业园试验区，为搬迁户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搬出大山的白裤瑶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越来越好。

目前，广西已认定就业扶贫车间3000多个，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设23个农民工创业园，开发扶贫公益性岗位超过4万个，有劳动能力和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基本实现每户至少1人就业。

创新社区治理 筑造温馨家园

如今在八桂大地，一场宏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工程从蓝图变成实景，搬迁群众就业有着落，生活有奔头，安置点成了他们温暖的家园。

保障搬迁群众生活，就医和子女入学是重要环节。在南丹县“千家瑶寨·万户瑶乡”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政府投资新建的里湖王尚小学就在附近，方便上千名搬迁户子女入学。“通过实施‘先诊疗后付费’、到县医院和乡镇卫生院报销比例90%等政策，2400多户白裤瑶搬迁贫困户告别了长期以来的‘就医难、看病贵’。”南丹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陆春忠说。

哪里就有移民新村，哪里就有基层党组织。截至今年4月，广西506个集中安置点成立党支部222个，设立党群服务中心409个，设立居委会369个，做到应建必建，为群众解决矛盾纠纷、治安、环境卫生等一系列问题。

在13个万人以上集中安置点，广西按照党的组织、经济组织、自治组织、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同步建设要求，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引领作用，建立居民自治机制。靖西市“老家乡园”社区以辖区镇党委为龙头、社区党委为核心，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组织为成员单位，建立社区“联合大党委”，推动共建共治。隆安县震东安置点探索“党建引领+模式”，推进社区党委、小区物业协同治理，让社区服务管理力量下沉一线，服务群众。

广西数十万贫困人口搬迁后，从山区贫困户变成城镇新居民，来到新家园、住上新居所，正全方位融入新生活。搬迁群众关心的事件件有回应，脱贫奔小康之路越走越稳。

暮投石壕村

薄暮时分，记者沿着当年古道，走进了石壕村。这座千年古村落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南北两座山，东西一条沟。石壕村是崤函古道的必经之地，连接洛阳和关中一带。公元759年春，杜甫在战乱中从洛阳西行至陕州，暮投一老翁家，遇乡吏深夜捉人充军，挥笔写下千古名篇《石壕吏》。

据当地文史专家考证，《石壕吏》中的情节就发生在崤函古道石壕段。虽然具体村庄已很难确定，但石壕村人普遍认为就是发生在他们村庄，村里人对杜甫怀有特殊的亲切感。

往事越千年，崤函古道石壕段的车辙和马蹄印依稀可见，但石壕村却换了人间。

沿着岭前一条平整宽阔的道路，记者走进石壕村村民梁建民家。女主人秦青花正忙着张罗晚饭，农家美食摆满了一桌，粉蒸槐花、粉蒸萝卜丝、五香酱牛肉、凉拌豆芽、烙饼、玉米渣粥……两年前，他们从瓦窑沟半山腰的平房搬进这套易地扶贫住房，120平方米，三室两厅。

品着可口的农家饭菜，记者与梁建民夫妇打开了话匣子。58岁的梁建民因为2005年的一场车祸，下肢神经受损，左腿走路有点跛。“唉！肇事车辆逃逸，住院治疗花了十几万元，掏空了全部家底，还欠了一屁股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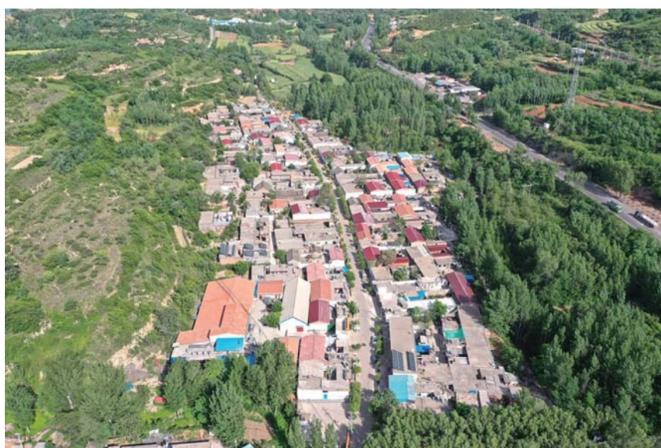
梁建民有两个孩子，带着早亡弟弟的一个闺女，还有83岁的老母亲。想起那段艰难的日子，秦青花躲在厨房门后偷偷擦起围裙抹了把眼泪。“那年春节回家，兜里只剩27元，还是东凑西凑靠亲戚过了个年。”

2016年，梁建民一家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低保和残疾补助。饭间，梁建民盘了盘今年的“收入账”。“在村里的帮扶下，我在镇里一家福利厂做保安，每月有2000元工资。青花在易地搬迁小区做保洁，帮助统计贫困户信息，每月950元。儿子和儿媳在外地打工，家里还种了3亩花椒、2亩柴胡，效益都不错。”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高中文化的秦青花能背诵杜甫的一些名篇。“杜甫这句诗我背了那么多年，没想到党的扶贫政策让我圆梦！”看着眼前这套窗明几净的扶贫搬迁房子，秦青花满面笑容。

夜幕下的石壕村历史与现实交织，续写着时代的变迁。淡黄的路灯下，村里修建的《石壕吏》石刻清晰可见，与石刻并列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遒劲有力，古今对照，让人无比感慨。

“当年杜甫描述的是官吏欺压百姓，而现在的职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站在石刻前，当了25年石壕村党支部书记的孟涛说：“这面墙就是一面镜子，用来



▲5月18日拍摄的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观音堂镇石壕村(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时刻提醒村干部勿忘初心。”石壕村是观音堂镇最大的行政村，18个村民组，2342人。截至目前，石壕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43户120人，其中脱贫户37户111人，未脱贫户6户9人。对于未脱贫的这6户，孟涛坚信信心满满，“政府兜底保障政策齐全，贫困户的劲头很足，全村上下一条心，不愁啃不下最后这块硬骨头。”“两椒一药”是石壕村重点发展的扶贫产业。贫困户种植辣椒、花椒和板蓝

根、艾叶、柴胡等中药材，每亩补贴400元到600元不等，再加上政府提供种苗和技术指导，贫困户的积极性很高。从2018年至今，仅贫困户就种植了100亩花椒、50亩辣椒和50亩柴胡。春末夏初的石壕村夜短昼长。次日，记者沿着暖阳下的古道告别石壕村。四眸古道边连绵起伏的山岭沟壑，但见滚滚麦浪由青泛黄，整块连片的花椒树青果簇簇，成熟上市可期。(熊应良、何娟)新华社郑州5月19日电



▶拼版照片：左图为西藏昌都市八宿县夏里乡吉热村村民次日措姆和儿子加拥罗布在安置点楼前；右图为八宿县乃然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一角(无人机照片)。



藏东大地 脱贫影像



▶拼版照片：左图为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帮达乡毛尼村村民格松次仁(左)和妻子扎西拉姆在安置点楼前；右图为芒康县达利安置点一角(无人机照片)。

西藏昌都市地处金沙江、澜沧江和怒江三江并流的横断山脉地带，平均海拔3500米以上。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生存条件恶劣，是西藏贫困发生率高、扶贫成本高、贫困程度深、脱贫难度大的区域之一。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昌都市把发展产业作为脱贫之本，同时采取转移就业、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扶贫等多种举措，帮助贫困人口脱贫。2016年以来，昌都市累计减贫3.84万户19.46万人，贫困村退出1127个。2019年，昌都市实现全市11个县(区)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的预期目标。新华社记者詹彦摄影报道

老手艺撑起“脱贫伞”

日子并不好过。五口人曾住着土坯房，老母亲年迈多病，一双儿女读书要钱，靠打零工过活的李忠国内心时常对家人感到愧疚。转机出现在李忠国被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的2015年。一位义乌客商来到村里，带给李忠国一个样品——一把直径约30厘米的小油纸伞，伞面素净，只有淡淡描边的图案，可供美术课的学生在上填色。李忠国瞅准了机会，带着侄子一起苦心钻研小油纸伞制作新工艺。

2016年2月，在长沙市商务局驻村扶贫工作队和当地县委政府帮扶下，李忠国成立了达兴工艺品厂，用5万元贴息贷款，购置了一批制伞设备，与村干部、扶贫工作队队员一道，挨家挨户发动有意愿的人到厂里做事。扶贫工作队还帮着联系销售渠道，协调物流运输服务。

由于质量过硬、渠道稳定，李忠国的小油纸伞生意日渐红火。工艺品厂成立当年，他就成功脱贫。随着规模和产值不断扩大，在李忠国厂里打工的村民越来越多，其中有50多个来自贫困户，占村里全部贫困户的近一半。

“咚咚咚！”坐在“致富工厂”一扇门边的黎建兴挥动锤子，麻利地将伞码敲进伞杆里，墙边摆放着他的随身拐杖。50多岁的黎建兴曾患小儿麻痹症，他说，如今在伞厂做事，离家里只有一里路远，虽然辛苦些，但收入还可以，去年挣了3万多块钱。坐在黎建兴对面的，是73岁的鲁承华和52岁的黄兆明婆媳两人，她们负责给伞杆包顶。“我前些年中风，右边身体不能动，只有一只手灵活，跟婆婆一起在这里做点事。”黄兆明说，现在每个月能挣1000多块钱，家里已经脱贫了。

“我们日产量超过5000把，去年给大家发了180多万元工资。”李忠国说，今年受到疫情冲击，订单量减少了一些，不过现在正慢慢恢复正常，村民都回来上班了。

现在已是长沙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李忠国对记者说，感恩党的政策，对现在自己的生活很满足，只希望工艺品厂生意稳定，能够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一个占地800亩的花海逐步成型。从6月到10月中旬，每月不同花卉绽放，不同主题色彩，加上随处可见的边麻花，边麻沟成为西宁“网红”景点。“每到周末，一批批游客上来赏花郊游，来晚了就上不了山。”村民周治林说。他开的“新院”农家乐，能同时接待60名游客用餐。

荒山变花海，收入年年高。去年，边麻沟接待游客50万人次，景区收入达430万元。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全村办起61家农家乐。接待游客、集体收益、土地流转、股份分红、闲时务工，有了这5笔收入，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边麻沟花海的富民效应也不断外溢。朔北藏族乡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在边麻沟建起20多栋小木屋，接待游客住宿，经营收入50%用于邻近10个村集体和225户贫困户分红。为蓝本，西宁市大通县依托乡村自然风光，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改造，污水管网新建，公厕改造等工作，打造乡村旅游接待点254家，吸纳从业人数1700多。2019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38.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亿元，带动山村脱贫增收成效显著。

野花变美景，荒沟变网红

边麻沟点花成“金”

据新华社西宁5月18日电(记者周喆、白玛央措)5年前，这个少数民族村庄人均收入仅千元，全村不到200户村民就有90多个单身汉，眼下，村民人均收入近1.5万元，外村姑娘都以嫁到“山沟”为荣。边麻沟的巨变，源于一片“花海”。

海拔2800米的边麻沟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朔北藏族乡。立夏已过，这里才出冬入春。边麻沟群山环抱，林海茫茫，油路上山入户，农家洁净整齐，山涧微风阵阵。

“虽然花海景区还没开，游客已经陆续上来。”村支部书记李存德说，“今年‘五一’假期每天要接待800多人，家家户户早早忙开了。”

边麻花是青藏高原常见的小碎花。每到夏季，边麻沟里边麻花开，漫山遍野。边麻沟，因花得名，因穷出名。“一年只有半年粮，有女不嫁边麻郎。”由于海拔高、冬季长，边麻沟是出了名的“穷山窝”。多数村民没技能，外出只能打小工；土房土墙灰院落，家里穷得叮当响。

2015年夏天，几名外国游客进村采风，夸赞这里风景秀美。村支书李培东茅塞顿开，遍地边麻花，山野好风光，正是摆在眼前的致富路。

李培东整合扶贫项目，流转村民土地，成立股份合作社，着手建起花海景区。边麻花虽多，但花期不长，建景区还得培育更多花草。李培东四处请教花卉专家，最终确定“温室培育、分类栽种”思路：山下租用大棚，培育垂吊牵牛、勋章菊等花苗；山上栽种鲁冰花、鸢尾、马鞭草等宿根花卉，一次栽培，多年开花。

一个占地800亩的花海逐步成型。从6月到10月中旬，每月不同花卉绽放，不同主题色彩，加上随处可见的边麻花，边麻沟成为西宁“网红”景点。“每到周末，一批批游客上来赏花郊游，来晚了就上不了山。”村民周治林说。他开的“新院”农家乐，能同时接待60名游客用餐。

荒山变花海，收入年年高。去年，边麻沟接待游客50万人次，景区收入达430万元。外出务工的村民纷纷回乡，全村办起61家农家乐。接待游客、集体收益、土地流转、股份分红、闲时务工，有了这5笔收入，村民腰包越来越鼓。

边麻沟花海的富民效应也不断外溢。朔北藏族乡成立旅游开发公司，在边麻沟建起20多栋小木屋，接待游客住宿，经营收入50%用于邻近10个村集体和225户贫困户分红。

为蓝本，西宁市大通县依托乡村自然风光，开展村容村貌整治改造，污水管网新建，公厕改造等工作，打造乡村旅游接待点254家，吸纳从业人数1700多。2019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38.76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8亿元，带动山村脱贫增收成效显著。